

# 去海南看一看

张松林



海口市东湖人才墙聚集的「闯海者」。  
黄一鸣摄于1989年

## 看见大海，莫名地兴奋

1988年元旦刚过，我出发了。清晨，从南充坐汽车到成都，再乘飞机抵广州，然后转车至徐闻海安港。来到海边，已是次日黎明。

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蓝色的大海。伫立海岸，莫名地兴奋，一天一夜连续奔波后的疲惫，顿时烟消云散。极目眺望，宽阔的琼州海峡，一排又一排翻卷的波涛由远而近，向我们——一大堆手提肩扛行李的人群奔腾而来，发出“哗——哗——”的声音，似乎在欢迎从四面八方涌来的闯海人。远处，一轮旭日，跃出海面，慢慢升腾，渐渐地染红了天空，染红了海面。岸上的人们发出一片欢呼声，好像初升的太阳，给怀揣各种梦想闯海的他们，带来了无尽的希望。

上午8时许，一艘鸣响汽笛的滚装船，载着十多辆汽车和数百名闯海人，乘风破浪，驶向对岸的海南岛。没多久，有人经不住船体的摇晃，开始晕船呕吐。再过一会儿，更多的人中招，不时耳闻“哇，哇”的呕吐声。前半段，我没事，还倚靠栏杆，好奇地看看那，欣赏辽阔深远的大海。后半段，竟感觉头晕目眩，赶紧找了个角落蹲下，闭目养神。突然，一股热流从胃部往上涌，我强行忍住，但也吐了几口酸水，心里十分难受。迷迷糊糊之中，船抵海口港，已是10点多。

随着拥挤的人群上岸，我又精神抖擞。灿烂的阳光洒在身上，暖洋洋的，全然没有四川冬日寒冷的感觉。空气特别的新鲜，猛吸几口，神清气爽。四处张望，满眼皆绿。尤其是岸边、路旁那些高大的椰子树，灰白雄壮的身躯，支撑着碧绿修长的叶片，既挺拔，又婀娜，让人着迷。一下子，我喜欢上这个仿佛是异国他乡风光的热带海岛。

找不到出租车，却见10多个头戴竹编尖顶斗笠的人，在路口吆喝揽客，身旁杂乱地停靠着许多改装三轮车——用摩托车加挂一个边斗，俗称“三脚猫”。我叫了一辆，司机是一位用毛巾遮住脸庞（防晒太阳），仅露出双眼的中年妇女。

一坐上狭窄的边斗，我就出了洋相。阳光更强了，身穿毛衣

毛裤毛皮鞋和军呢大衣的我，全身发热，额头、手背的汗水不停地流淌。我慌忙脱掉大衣、毛衣，把棕色毛裤往上拉，露出小腿透风。到了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社大门口，保暖衣裤已经湿透。虽然，入住的报社招待所破旧、简陋，四人一个房间，我也满意，毕竟有了栖身之地。

## 东湖、三角池、人才墙，成为标志性符号

海南日报社离东湖很近，约三百米。午饭后，我走访了东湖以及相邻的三角池——几乎所有闯海人都要来打卡的地方。还未走到东湖，就看见湖边、椰树下，到处是东一堆西一堆交头接耳的人，其中年轻人居多。凑近一听，他们在兴奋地交流信息，包括海南前景，哪里招工，自己的想法等等。

人最多的还是“人才墙”周围。临湖靠路的一堵发黄掉粉的大宣传栏，上面贴满了求职、招聘的小广告，墙下里外几层，密密麻麻的年轻人仰头观看。有人边看边议论，有人还把重要信息抄在纸上、小本本里。我问了问身边的两个小伙子，他们说是湖南的大学毕业生，到海口七八天了，天天都要来“人才墙”看招聘广告，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岗位。

湖的东边，有一片椰林，也很热闹。椰树下，一位头发花白的半老头，正站在石头上拉小提琴，周围簇拥着一大群人。一曲悠扬悦耳的乐曲刚落音，他就扯着嗓子说：“我来海南，想办一个艺术学校，有没有人跟我一块办？”人群中立马有几人举手响应：“有！”过了一会儿，他又拉了一首曲子，然后说：“我还想办一个公司搞进出口，挣大钱，有没有人愿意一起干？”听众里响应的人更多，声音更大了。

再往前走，海秀路与海府路、博爱路交会的地方，有一个小水池，就是名气很大的三角池。三条路的人行道旁，同样是闯海人的地盘。有的围着小木桌包饺子，有的在简易炉灶前煎大饼，有的吆喝卖馒头，有的摆着小地摊，还有几个男女青年帮人擦皮鞋。他们面前都有很多围观者，现场气氛热烈，构成一幅独特的闯海

人众生相。一个煎饼的小伙子告诉我，他们都是从内地来的大学生、研究生，找不到工作，钱快花光，就先做点小生意糊口，还想坚持下去，看好海南的未来。

东湖、三角池，当时自发形成的海南最大人才集散地；人才墙，形形色色的闯海人最爱来此寻求梦想的信息平台。如今，这几个名词，已经成为“十万人才过琼州海峡”的标志性符号，深深地留在我与许许多多闯海人的心里。

第二天上午，我来到海府路，找到闯海人又一个必来之地，设在海南区党委组织部招待所楼上的人才交流中心。楼下，过道里，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，犹如电影院入场时拥挤的大门口。我好不容易挤进中心办事厅，里面更是密不透风，人满为患。大家不是在排队、填表，就是在询问、交流，闹哄哄的。中午，也同闯海人一样，吃了一元钱一份的“人才饭”：一勺米饭，几块青菜萝卜，两三片猪肉。我问了几个人，都说很难找到工作，在中心只是填表交表而已。

位于海府路的军区二所，是很多闯海人爱住的地方。下午，我去看了看。记得这是一栋略显陈旧的三层小楼，一楼登记处围满了提着行李的年轻人。一问，早已客满。走到二楼，很多房间开着门，挤满了人。有些房间还吵吵嚷嚷，嘻嘻哈哈，喧闹震耳。走进一个房间，屋里有4张一米左右的小床，七八个小伙子争着谈论当天找工作的经历和体会，说到有趣的事，开怀大笑。我问一个小伙子，你们几个住一个房间，回答8个人。又问不挤吗，答曰这里两元一床一晚，能挤上就不错。

我佩服这些年轻的闯海人。为了追求心中的梦想，闯出一片新天地，他们竟能果敢舍去内地的一切，甘心在海南经受艰辛生活和陌生未来的考验。

## 亚龙湾太美了，我们的心都醉了

第三天上午9点多，我和珠江电台记者小L相邀前往三亚。那时，海榆东线国道路况差，汽车开了六七个小时。入住市委招待所，已到傍晚。

第四天，又是阳光灿烂。早餐后，我俩采访了三亚发展反季节蔬菜的新闻。在地头，看着一片片绿茵茵的长豇豆，红彤彤的大辣椒，毛茸茸的小青瓜，我十分好奇，想不到天寒地冻的冬天，地处热带的三亚，竟能迎来夏秋收获。

来三亚，不去亚龙湾看海景，等于白来。吃过午饭，我和小L包了一辆拉客的柴油三轮车，前往亚龙湾。行至湾区小路，突然从车后传来急促的喊叫声。停车询问，路边两个皮肤黝黑的壮年汉子，指着身旁一大堆渔网，唧唧哇哇说着什么。司机翻译说，他们是当地渔民，不懂普通话，刚把被人偷走的渔网要回来，想搭我们的车，到前面五六公里外的海边。我俩爽快地同意了。

一下车，我们便被亚龙湾的美震撼了。阳光下，南中国海一望无垠，波澜壮阔，水面湛蓝湛蓝，泛起片片粼光，比瑰丽的蓝宝石还要动人心弦；浩瀚的天空，也是深蓝染就，晶莹剔透，几朵白云在缓缓游动，真的是海有多蓝，天有多蓝的海天一色。银白色的沙滩，平缓开阔，蜿蜒绵延，勾勒出美丽动人的月牙形。我们赤脚踩着细软的海沙，欣赏迷人的海洋，大声地喊叫，心都醉了。

两个渔民看到我俩如此喜欢大海，提议到他们的渔船上看看。坐着马达突突的小舢板，10多分钟来到一条大渔船前。四面碧波荡漾，辽阔深邃，全是蓝色的世界，更加显得神奇。船上几位渔民热情地欢迎我们的到来。鱼舱里，好多五颜六色的鱼儿游来游去，还有一只大海龟和一些螃蟹、海螺。渔民们邀请一块吃午饭，我们说刚吃过，他们仍然坚持煮了两只大海蟹。手里抓着小脸盆大小、肥壮鲜美的海蟹，我俩眉开眼笑，拍照留念。这是我一生中，吃过的最大、最美味的螃蟹。

临别时，渔民们还送给我俩一堆海螺壳。其中，一只硕大、漂亮的皇冠螺，后来带回家，几岁的女儿十分喜欢，捧在手里就舍不得放下。

第五天早上，我和小L乘车回海口。下午，我到海南日报人事部门填写了应聘表。听工作人员说，我已排在1000名以外。

第六天，我踏上归途。一路上，心潮澎湃，还在回想，这一次，我来海南看到了什么？嗯嗯，我看到了从未见过的大海，看到了中国热带海岛无与伦比的旖旎风光，看到了海南人民的淳朴善良，看到了“十万人才过琼州海峡”的壮观景象，看到了海南大特区蓄势待发的美好前程。■

1987年6月12日，邓小平对外宣布一项重大战略决策：“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，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。”

这一石破天惊的消息，犹如春雷，激荡着国人尤其是热血青年的心。成千上万的闯海人，带着梦想，涌向海南岛，掀起了亘古未见的“十万人才过琼州海峡”的热潮。

在四川省南充日报任采访部负责人的我，又点燃新的激情，萌动了去海南看一看的想法。



的信息。年轻人在这寻找对自己有用的招聘广告发布平台，许多来到海南的海南建设者，海口的椰子树成了最好

黄一鸣摄于1988年